

主 编
李 季 林

「哲语解悟」丛书



哲

陶 清 著

明
清
卷



哲语解悟

ZHEYU JIEWU
MINGQING JUAN



哲

哲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ZHEYU JIEWU

主 编
李季林

「哲语解悟」丛书

明
清
卷

陶清／著

哲语解悟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智琼 孔令刚 王光辉 庆跃先 汪双六
吴冬梅 李季林 张 萧 陶 清 温纯如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语解悟 明清卷/陶清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12-06083-1

I. ①哲… II. ①陶… III. ①古代哲学—哲学思想—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458 号

哲语解悟 明清卷

陶 清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周子瑞 王若石

封面设计:宋文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1.25

字数:155 千

版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6083-1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随着物质文明的日渐昌盛,人们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的诉求正在凸显。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理论核心,除了在语言和内容上较为精辟、严谨、超拔和智慧外,还是诸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法,更是规范人们思想、指导人们行为的“宝典”——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哲学光辉的照耀。

但是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哲学言论庞大繁多,除非哲学工作者、哲学研究者,大家在能力、精力和时间上都难以通览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原著或主要的哲学著作。因此,把古今中外哲学家以及哲学著作中的名言名段加以选编、整理,供大家学习,从而增强公民的辩证思维能力、逻辑理性和文化自觉,以便能动地认识世界本质、精神旨归和幸福方位,很有必要。

因此,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完成“古典金言系列”丛书之后,联合安徽人民出版社,组织从事哲学研究、哲学教学的专家学者,历时两年,策划、撰写、出版了这套“哲语解悟”文丛。

本套“哲语解悟”文丛共10册,包括《先秦卷》、《两汉卷》、《魏晋隋唐卷》、《两宋卷》、《明清卷》等5册“中国哲人名言”和《古希腊卷》、《意大利卷》、《英国卷》、《法国卷》、《德国卷》等5册“西方哲人名言”。以古今历史沿革为经,按照国家、人物、著作、言论的序列,力争囊括从古代到近代中、西方主要的哲学家及哲学著作中的名言、名段。

本丛书每册在体例上分为三个部分,即原文、译注和启示。在撰写过程中,有的原文长,有的原文短,我们在选取时力争做到长而有“道”、短而有“意”。而把注释和译文放在一起,是因为有的原文易如白话,无需注释;有的

原文艰深难懂，注中有译、译中需注，译注一体，这样利于行文紧凑、体例大致统一；启示部分则有助于读者对原文思想的领悟。

由于作者能力所限和各人对原文中存在异义的词句理解的多样性，各册的注释、译文、启示中难免存在差异或有值得商榷之处。在此，敬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倘若读者朋友能够由此对某书、某位思想家感兴趣，而去通读原著，我们将倍感欣慰。

最后，衷心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对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所裨益。



前言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历史巨变时期。曾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社会,由于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自明中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在农民起义和境内少数民族入关的双重打击下落入谷底;取而代之的清朝政权利精图治渐至“康乾盛世”,呈现了一个典型的“V”字形社会历史发展模型。明清时期的哲人智士,正是处在下滑以至谷底以及渐次爬升的时代同行者,他们的哲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

命运乖蹇、身处衰世,思想却愈发深邃,这是思想历史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所不同的一个特点。衰世出思想、乱世兴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世何以衰?衰世如何拯救?是思想对历史的追问。这样的追问,最终归结于对于国家哲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大师们的学术、道德、责任的拷问,质疑理学因此而解放思想、达到启蒙的历史意蕴。宋明以迄的理学之“天理”,真的就是永恒不灭的太阳?即便如此,阳光怎能照进我的心里?心学亚圣引领人们返回自己的内心。然而,没有“气”,哪有“理”?除却穿衣吃饭,还有什么“人伦物理”?“欲”是人的本性,“灭欲”何处觅人?因而就有了气学中兴及东林后劲。清朝入主中原,一个原本文明高度发达的礼仪之邦却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样的文明如何革新和传承?燕赵耆宿、实学大家、关中大儒,纷纷起而思以救之;境遇虽有不同,接续中华文明传统以免断裂以至于湮灭的命运,却是他们的共同心愿。清朝渐盛、再倡理学,祸国殃民的思想理论摇身一变而成为走向辉煌的护身符箓,岂不荒唐!因此,批判理学、黜虚崇实,又成为时代思潮,终因“理学思辨模式”的社会危害被彻底揭露而终结理学。

重读明清时期的哲学著作、重温明清时期的哲人名言,启示良多:理论介入实际、主流思想左右现实的走向,思者不可不慎。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是思者的神圣职责,此其一。理论服务于现实、思想作用于社会,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也要有诚挚的济世情怀。理论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不可行乃至祸国殃民,只有做好自己且尊重实际才能做好学问,此其二。要敢于



独立思考、勇于独立钻研,不要迷信权威、止步于成说定论。只有独立思考才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只有独立钻研才可能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此其三。治学问道,不必拘泥于名词术语,不必停滞于概念范畴,不能满足于逻辑推导,不要得意于自圆其说。揭示真相,服膺真实,追求真理,勇于实行,才是“学而时习之”的真正快乐,此其四。

可以相信:阅读明清时期的哲人名言,借鉴本书作者的个人启示,读者将会举一反三,获得更多的、属于你自己的启迪和昭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不同的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面前,读者与本书的良性互动一定会让你开阔视野、激活想象、启动思索、意识问题、求索答案,从而能通过独立思考和独立钻研而丰富自己和提升自己,这就是编著本书的初衷。

目 录

序 (001)

前言 (001)

质疑理学·罗钦顺 (001)



心学亚圣·王守仁 (010)



气学中兴·王廷相 (029)



理学异端·李 贽 (042)



东林后劲 · 刘宗周 (057)



燕赵耆宿 · 孙奇逢 (069)



实学大家 · 朱之瑜 (080)



请削儒籍 · 陈 确 (086)



著述传世 · 黄宗羲 (094)



誓不仕清 · 顾炎武 (103)



瑶峒著书 · 王夫之 (113)



披缁为僧·方以智 (126)



关中大儒·李 颙 (133)



批判理学·颜 元 (138)



黜虚崇实·李 塨 (147)



终结理学·戴 震 (152)



质疑理学·罗钦顺

罗钦顺（公元1465—1547年），明代哲学家，别名整庵，泰和（今属江西省）人。中年做到高级官员，后来辞官回乡，潜心著书。年轻时笃信佛学，后来弃佛学儒，“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困知记》）。在他看来，程朱理学自称接续儒学，但实际上是援佛入儒而背叛了儒学。因为，儒学肯定“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同上）。而被理学家视作宇宙万物根本的“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同上）。在“理”、“欲”关系上，他反对理学家倡导的“灭欲存理”说，指出：“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同上）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理学家的“主敬”说和心学家的“顿悟”说，坚持原始儒学的治学方法，强调“夫学者之事，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废一不可。”（同上）他同情民间疾苦，但把希望寄托在社会道德风尚和个人道德品行的改善上。著作有《困知记》、《整庵存稿》等。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虞书》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①《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②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③《孟子》曰：“君

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④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困知记》）

【译注】①见《古文尚书·大禹谟》。②见《论语·为政》。③见《论语·雍也》。④见《孟子·尽心上》。

附注：关于本书书名的说明：“明清”，指明代中叶至清朝初期，约公元1470年至公元1770年。

孔子教导学生，只不过是“存心养性”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明确说，而孟子就明确说出来了。所谓“心”就是人的神思清明，所谓“性”就是人的生存条理；生存条理寄寓于心中，心中所思就是生存条理，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虞书》说：“只有人心最危险，只有道心最隐微。”《论语》说：“随顺欲望而不会逾越规矩”，又说：“他的心三个月都不会违背仁。”《孟子》说：“君子的本性，就是仁义礼智根源于心。”这就是“心”与“性”的区别和联系。“心”与“性”在根本上不可分离，但确实又不能混为一谈，精益求精才能发现它们的真相；如果像他们那样把“心”误认为“性”，就真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启示】什么是“心”？什么是“性”？这是困扰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数千年的大问题。也许读者您会说，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自寻烦恼。心不就是“心脏”吗？即使是如古人无知误以为心能思维，电脑不也可以模拟人的思维吗？甚至比人脑还好使。可见，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您也许真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在古人尤其是中国古人看来，心不仅能思维，而且有情感和意志，甚至有欲望和追求；因此，心不仅仅只是一个思维器官，而且也是一个错综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这厢里，“心安理得”又“心甘情愿”甚至“心旷神怡”，那边厢，却“心不在焉”且“心慌意乱”以至于“心灰意懒”；别人可能“心怀叵测”甚至“心狠手辣”从而有“心腹之患”，我却只有“心乱如麻”而且“心劳日拙”以至于“心力交瘁”；总想他（她）能够“心明眼亮”、“心领神会”成全我俩“心心相印”、“心有灵犀一点通”，未曾想，她（他）却是“心口不一”、“心猿意马”倒叫我“心急如火”、“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知心”并不是那么容易。“知心”不易，“尽心”也难，“放心”更是难上加难。至于“性”，除了男女之“性”，人类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关于“人性”的明确、完整的定义，更没有一个普遍认同、不持异议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说法。什么是“人性”或曰“人的本性”？敝人在15年前，曾经尝试给出一个定

义：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个性三者间相对相关和相互作用的本质规定性。简而言之：人的本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个性。其中，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以本能和欲望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自然生理的需要和追求，如吃喝住穿之类；所谓“社会属性”，是指以与人交往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社会交往的需要和追求，如亲属关系、交友求职之类；所谓“个性”，是指以理想追求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精神、心理的需要和追求，如梦想、要求进步之类。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一家之言，未必能得到您的认可和认同。但是，不论认同与否，人的本性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客观实在，而且时时处处以至于分分秒秒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您只要稍微反省、体验一下就可以立刻明白。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①。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②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则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同上）

【译注】①《周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②《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自从孔老夫子赞许《周易》以后，就开始谈论“穷理”。“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不过就是充满天地、横贯古今的“气”而已。气原本只是气，但它动静往来、开合升降，循环往复从未停止；积微小以成显著，由显著又变成隐微，从而形成一年四季的温凉寒暑，形成了万物的生长收藏，是百姓的日常生活规则，造成了人们活动的成败得失。虽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却又最终不可紊乱，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所谓“理”。因此，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依据气而存在、附着在气上而运动的。也许是因为《周易》有“易有太极”一说，就怀疑阴阳两仪的运动变化，是太极类似于一个东西在它们上面

主宰着,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其实,“易”是包括了兩仪四象八卦在内的普遍名称,而“太极”则是概括了所有条理的普遍名称;之所以说“易有太极”,就是为了说明所有的具体事物都是来源于同一个原因和根据,因而就可以推导出它们发生发展的规则,证明同一个原因和根据导致了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这就是大自然自身的机制:没有主宰却又决定一切,这难道可以从形象和迹象上去探求吗?

【启示】什么是“理”?这原本不是个问题。为人处世通情达理,说话办事合情合理,遇到冲突能讲道理,以至于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有条理,这不就是“理”吗?但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这些理还不是那个最高的、根本的“理”,只有找到那个最高的、根本的、主宰所有理的“理”,才能明了一切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的终极原因和最终根据。因此,理学家们,特别是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绞尽脑汁、苦思冥想,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终于有一天想出了这个“理”。这个“理”,出生在天地之前、普照于天地内外,主宰着宇宙内的一切,天地灭绝之后它仍然存在;对人间来说,这个“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诸万世而不绝的,因而只能称之为“天理”。据兄弟二人说,一旦想出“天理”二字,“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喜形于色、乐不可支是有理由的,在理学家们看来,有了这个“天理”,足以让天下所有的乱臣贼子惧!臣下忤逆君上、子女不孝父母、妻子不从丈夫、弟弟不敬哥哥,至于纵欲犬马、玩物丧志,以至于寡妇再嫁、追求美味皆属天理不容,统统都在克制灭绝之列。程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同上书,卷二十二),寡妇即使饿死也不许再嫁,否则有失妇节、有悖妇道、有违天理。人们只有灭绝人欲,才能保存天理;而且,灭得一分人欲,即存得一分天理。只是,这样的说法貌似在理且穷尽道理,却不仅强词夺理而且有违情理,理所当然地不能叫人口服心服;因此,后来的思想家们纷纷据理力争,但总是不出“理从气出”、“欲当即理”或自然人性论的范围,如罗钦顺。直到清代乾嘉年间出了一个大思想家戴震,才讲清楚了其中的道理。戴震认为:既然“天理”只是某人闭门想出来的,那就只能是某个人的主观“意见”而不可能是客观存在着的“真理”;把“意见”误认为“真理”,那么,谁的意见有理就只能凭谁的说话算数,或者说,有权有势就总是有理。因此,“上位者”如君、父、夫、兄或官吏、商贾、士绅、师长,对于臣、子、妇、弟或平民、顾客、乡里、生徒的“在下者”,就总是有理、永远有理。“在下者”胆敢讲明道理甚至据理力争,轻则“反了天了”、“岂有此理”,重则“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甚至“斗胆包天”、“丧尽

天良”。而且，理学家眼中的“欲”，不仅是指“食色，性也”之吃喝住穿和“男女大防”，更是指改善生存状况的欲望和要求，“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这样的“欲”，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来说，不仅是“在下者”，就是“上位者”甚至发明“天理”的理学家们，恐怕都是终生难制的，更不要说“灭绝”了。当然，“上位者”包括理学家们不必忧愁，“天理”在胸、权力在握，我就是“天理”的化身、人间的代理，谁能奈我何！虽然无可奈何，但在戴震去世（公元1777年）以后，“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道学”大多辞穷理屈、销声匿迹，或再也不敢公然以“天理”的名义对人讲大道理了；至少是没有人继续打着“理学家”招牌冒充“天理”在人间的唯一代理，心安理得地说道拉理了。也许，当我们品尝着美食美味甚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为此而感谢戴震；当我们抱怨与父母、老师、长辈之间存在“代沟”，痛斥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无人不假甚至感叹“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孟子·滕文公上》）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应当想到“戴震”这个平凡似乎也很伟大的名字。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①，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唯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②。（同上）

【译注】①《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②《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乐记》所说的“欲”与“好恶”，和《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合在一起被称为“七情”，七情的条理根源于“性”。在七情当中，“欲”比较重要，顺遂它就喜悦，违逆它就恼怒，得到了就快乐，失去了就悲哀，因此《乐记》单独谈论“性之欲”。“欲”不能说成是“恶”，它到底是善还是恶，取决于它有没有节制。

【启示】什么是“欲”？其实问题很简单：所谓“欲”，就是每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本能和欲望。如果您还想知道这个生来就有且人人都有本能和欲望，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是善还是恶，只有天知道。因为，天生人则人有欲，有本能和欲望就必须得到满足和实现，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现代科学已经证明：



人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生命体征最多能够保持七天七夜。顺便提一下：人体体温保持 37 摄氏度，是保证体内化学反应的最佳温度；人的体温增加 7 摄氏度，就会丧命。祖国医学证明：“七”是女性生理周期的常数；其倍数是女性生理周期的标志，如“七七天癸绝”。这是人作为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必然服从的自然法则，无所谓好与不好、善与恶；然而，人同时又是有意识的、自然的生命有机体。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有机体，又通过内省、反思等心理、意识活动去追问自己的本能和欲望究竟好不好、是善是恶，这其实就是自寻烦恼。可是，这在理学家们看来，这样说就是没心没肺只有胃；其间有大是大非存焉，此正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轲语）。譬如：简单如“吃饭”，也大有讲究：吃七分饱即可，多吃多占就是“人欲”；粗茶淡饭可以，追求美味也是“人欲”；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更是“人欲”……因此，凡是出于“人欲”的，就是不好的、恶的，统统都在克制灭绝之列。同时，吃饱了就应当去读书，最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即使是粗茶淡饭也应当满足，要时时刻刻想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甚至迅速联想到天下三分之二的人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端起碗来想“天理”，放下筷子就读书……所以，凡是出自“天理”的，就都是好的、善的，全部都是应当发扬光大之类。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一个简单的识别公式：“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摘自《孟子字义疏证》）也可简化为“不是……就是……”加上以上说的道理的简化公式：“凡是……就……”，这样就建造了一个简单易行、善恶立判的思维模式：任何人的所作所为，甚至言谈举止以至于衣着打扮，只要将之纳入“不是……就是……”、“凡是……就……”的公式中，立马就可以判定其是非得失、真假善恶，屡试不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虽然深入人心，甚至会让坚信“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导出价值判断难免悖论”的英国佬体漠大跌眼镜，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理学思辨模式”是个变态的权贵群体与货币（时称“交子”）乱伦而产下的怪胎，谬种流传至今香火不绝也是你我的悲哀。也许，您不同意我的偏见：当前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不正是人人渴望“灭欲存理”归来去横扫一切污浊阴霾、重现光明清白之时吗？难道“欲壑难填蛇吞象”、“想钱想得心发狂”，不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吗？难道货币崇拜、权力崇拜，蔑视伦常、道德沦丧，不应当予以理直气壮的呵斥、加以理所当然的遏制吗？您说得真好，也很对。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义愤填膺固可嘉，牢骚太甚防肠断。还得冷静下来，先想清楚什么是“理”、什么是“欲”？试问：“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果真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具有普遍实在性和客

观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吗？谁能保证它不是以“真理”为外包装的“私货”乃至“水货”？真的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诸万世而不绝”的“绝对真理”吗？而且，设若“灭欲”真的能够“存理”，那么，经历 10 年“大公无私”甚至“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灵魂洗礼和肉体改造，不但“欲”之荡然无存而且“理”也应万世长青，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如此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世界，怎能仅靠一个公式就打理得有条不紊？“万有引力定律”不也只是适用于低速运动的世界吗？何况面对更加错综复杂且瞬息万变的人际关系和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许还得另辟蹊径，另想高招。

朱、陆^①之异同，虽非后学所敢轻议，然置而弗辨，将莫知所适从^②，于辨宜有不容己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③，必有时而明矣；岂可避轻议儒先之咎，含糊两可以厚诬天下后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于天下，凡以禅学混之也；其初不过毫厘之差，其究奚啻千万里之远。然为禅学者既安于其陋，了不知吾道之为何物，为道学者或未尝通乎禅学之本末，亦无由真知其所以异于吾道者果何在也。尝考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已，力排痛辟，闵闵焉^④唯恐人之陷溺于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为吾道之累。凡其排辟之语，皆有以洞见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⑤之病，初非出于揣摩臆度之私也。（同上）

【译注】①朱、陆，指南宋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陆九渊。②宋淳熙二年（公元 1175 年），陆九渊与朱熹会讲于信州鹅湖，俩人展开学术辩论。朱主敬，陆主静；朱主道问学，陆主尊德性；朱好注经，陆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主即物穷理，陆称心即理。他们学术上有见解之歧，治学方法上有路径不同，思想观念上有主观客观之别，教学方式上有主动被动之异。他们的及门弟子和后学，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依此标准分门立派，分别称为朱派、陆派或调和朱陆派。③语本《礼记·中庸》。④《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杜注：“闵闵，忧貌”。⑤膏肓，人体中的部位，在心膈之间。《左传·成公十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这里是病根的意思。

朱熹先生与陆九渊先生之间的异同，虽然不是后学胆敢随便议论的，但